

失去乳房后，我在病房跳起了舞

我和李姐是乳腺腫瘤科的兩朵奇葩。

我是在第4次常規化療時認識她的，我們分在了一間病房。我四十二，她六十二，大我足足二十歲。

2016年8月22日，我轉入腫瘤科化療。每隔21天去化療一期，持續4天，共8個療程。轉移後又改為10天一期。所以每每有新病人問，你化第幾個療程了，我總是不知該如何回答。

第幾個呢？實在化療太多次了，也不想去算。李姐也是，自從認識，我倆在醫院見面的概率約等於100%。

第一次見李姐時，她燙著大波浪卷髮，穿一件帶碎花的小短襖，下身是深色格子闊腿褲，還踩著一雙高跟牛皮短靴。看上去更像是家屬，而不是病人。

當她露出PICC管，藥水滴注，我才知道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。我心裡正在驚奇，她化療竟然沒有掉頭髮，就見她躺上病床，雙手扯下頭髮，露出了光禿禿的腦袋，開始認真梳理。原來她戴的也是假髮。

那次我對李姐印象深刻，因為她的假髮不同于其他病人，品質好到能以假亂真。但還是比不過我的：時下最流行的紋理燙。

剛接觸李姐時，我有點煩她。我性格內向，輕易不願接觸陌生人，特別是患病後，更是不喜歡說話。而李姐每次見到我，就拉著我問感覺怎麼樣，還嘖嘖喳喳跟我說些病友間的八卦，讓我想睡覺又睡不成。我招架不住她的熱情，好幾次刻意躲著她。

直到有一次，我因人住晚，沒有床位，李姐知道後，招呼我到她的病床上打點滴，還主動找護士要了乾淨床單替我換上。我有潔癖，看她不像別的病人那樣邋遢，才慢慢跟她熟了起來。

李姐懂些醫學知識，每當新病人因化療反應想找人諮詢，或是有病人想不開時，李姐就會傾囊相助；我雖話少，但病友沒有床時，我也總讓出自己的床位，一個人拎著吊瓶去別處蹭地方。李姐外熱，我內熱，久處之後，我倆倒是意外地合拍。

熟了之後，我曾問過李姐一個傻問題：“你這個學醫的，怎麼還把自己整成了癌症？”

“沒有聽說醫生不得癌呀。再說，我年輕時學醫，五六十年代跟現在差不多。”

2016年夏天，我在洗澡時，無意摸到乳房有個小結節，一開始被醫生誤診為乳腺增生。幾個星期過去，結節不僅沒消，反而越長越大。先生催著我再去檢查，中醫院有乳腺科，坐診的是位女醫生，我將上衣解開給她看，她壓了壓，問我：“有多長時間了，你還在哺乳嗎？乳汁不通也會集成包塊。”

我哭笑不得，回答道：“我都四十多了，孩子十三歲，沒有二孩。”

女醫生一下變了臉色，說：“你這不是炎症，就是癌症。”

我心想不可能，我分明之前做過檢查，醫生說是乳腺增生。

女醫生開了張單子，讓我去做穿刺。負責穿刺的醫生拿著一根長長的針，我心裡一緊，忙問：“疼嗎？”

醫生答：“很快。”

做完檢查，我走出醫院大樓等待結果。上午還是晴空萬里的，現在已經下起了雨。那是我最後一次冒雨回家，後來的幾百天裡，我再不能讓自己輕易感冒。

因為醫生的話，我整個人又驚又怕。兒子看我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，說：“老媽，不管遇到什麼事，您都



不要瞞，我們共同面對。”

下午兩點，我準時到穿刺室，醫生遞給我一張單子，說：“快拿給你的醫生看。”我看上面寫著乳Ca，不是乳腺癌，心中一喜，問乳Ca是什麼意思。

醫生看我一眼，說：“問你的醫生就知道了。”

我不死心，拿起手機開始搜索。百度上寫著，乳Ca就是乳腺癌，有時候，醫生考慮到病人的承受力，就寫上Ca。一盆涼水澆滅了我的僥倖心。

先生得知消息，雖然驚慌失措，但還是陪我去公司請假，跟同事交接工作。我倆再三商量，決定瞞著雙方老人，只對兄弟姊妹如實告知。兄弟們聽到這一消息時，第一反應就是不可能，我平日連感冒都少，怎麼可能一下子患了癌症。

回到家，我看到兒子眼睛泛紅。我還在醫院檢查時，他就在網路上查了乳腺癌的相關知識，發現很多名人因此病去世，兒子擔心我也會很快死去，抱著我無助大哭。

我那時還安慰兒子，讓他別害怕。我有個朋友在2007年患乳腺癌，現在快十年過去了，還是活的好好的。

醫生建議我要有思想準備，手術之後，我的傷口可能會從下巴延伸到腹部，以後穿不了無袖，更穿不了低領。這對一直愛美的我，無疑是天大的打擊。

先生說：“你那個腫塊跟炸彈一樣，不知什麼時候會爆炸。至於美不美，我都不嫌棄你。”先生平時裡不會說什麼情話，但是他的話卻令我安心許多。

我的主任醫生是位男士，雖然知道在醫生眼裡病人無性別之分，但是躺在病床，半身裸露的我還是十分尷尬。

主任醫生和主治醫生研究著我的乳房，一邊拿著記號筆劃著線條，一邊商量是豎切還是橫切。

看著被畫得如同地圖一樣的右乳，我苦笑著對先生說：“真的是不能得病，簡直毫無尊嚴啊，這下全都被看完了。”

先生倒是淡定，說：“這在人家醫生眼裡就是個病塊”。

兒子更是直接，說：“老媽，你還是把自己想成豬吧。”

有他們在身邊，我想，乳腺癌不過是一個病而已，如同感冒發燒，遲早會好。

歲月在病房中毫無體現，除了入院和出院的日子。

從家到醫院有一個小時的車程，我隔三五要去一次醫院，時間一長

，公交司機都認識了我。我看著那條通往醫院的路，由最開始的渾泥不堪，到現在成了襄陽馬拉松的主要賽道，路邊的花都不知道開落了多少次。

在腫瘤科，老面孔已久不見，新面孔又不斷的增加，也只有我和李姐還堅守在醫院這塊陣地裡，撤退不下去。我們互稱為7樓的老油條。

每次醫保人員查房，碰巧我或李姐去做檢查，護士會跟審查人員解釋，這是我們的老病人，隔幾天就要來。以至於醫保下次見到我們，就是一句怎麼還沒出院。

乳腺癌病人的化療採用PICC置管方式，在胳膊上打一管子，直通心臟，再通過心臟對全身脈脈輸血。PICC維護時，有新護士看我手背過敏長泡，不知如何下手。我會輕車熟路地教她：“沒事，您先將泡挑破，再消毒。”

護士姑娘一臉感激地看著我，說：“阿姨，您懂得真多。”

化療前四期需要用阿黴素或表阿黴素+環磷酰胺，我們實在記不住名字，因為藥水是紅色，就稱它為紅藥水。紅藥水的毒性非常大，滴一滴在皮膚上，都會引起潰爛，腸道反應更是嚴重。嘔吐，脫髮是癌症病人的常態。

紅藥水要求在半個小時內打完，我們通常將開關放到最大，讓藥水直接灌進體內。病人邊打邊吐，為了方便，有人直接將垃圾袋掛在床頭。

李姐因為年齡偏高，對紅藥水反應特別嚴重。她一看見紅藥水，就向衛生間沖，後來她想了個辦法，戴上眼罩不看，但還是不行。最後，發展成聽不得“紅藥水”三字，只要聽到，就克制不住地嘔吐。

我為了避免藥水干擾，也為了避免胃再受刺激，每當藥水開始滴，我就假睡，不曾想，每次假睡最後成了真睡。

李姐大為羨慕，說：“嗯呀，你不吐。”

我心裡翻了個白眼。她不知道，我早已翻江倒海，只是難受得不想說話。

針對病情，我們還要使用靶向藥赫賽汀。眼藥水瓶大小的藥，價格高達2.5萬一支。由於沒有購置保險，我們只能全部自費。每次去交費時，我和先生都暗暗希望這是最後一次。

我和李姐戲稱赫賽汀為“鑽石”。每次我倆都無比小心，生怕沒有打完，畢竟一滴就是幾千塊。藥水快滴到盡頭時，我和李姐會幫對方把輸液袋提起來，一個人站在床上，高高地舉著輸液袋，讓藥水能盡可能都流進身體裡。

2017年9月以後，赫賽汀納入醫保，個人只需掏3000元。可我們那時每支花了2萬多，基本就是一套房子與一個衛生間的差距，於是我和李姐常常感歎：“這生病也要趕時候啊。”

我們在襄陽市一個相對比較權威的腫瘤醫院，整個大樓裡全是癌症病人，死亡的氣息混著複雜的藥物氣味，在住院部繚繞不去。

夏日午後的陽光透過樹葉灑下，落在地上一片斑駁，聽風吹過樹梢，是葉子嘩嘩作響地聲音。只可惜我所描述的這時刻，是在外科三樓的病室外。但病室的窗子全被釘死，只留一條僅容兩支胳膊穿過的縫，選用紗窗蒙著。

我無數次透過那縫想看看外面，都覺得這窗子實在礙事。知道詳情的病友說，醫院裡經常有病人想不開，跳窗自殺，後來醫院就將每扇窗戶都釘上了。不僅我們這屋，所有的窗都是這樣。

治療的八百多天裡，我從未有過自殺的念頭，且算得上是個聽話的病人。每日護士交接班，醫生查房，自己赤身裸體被一大群人圍觀著，我還能保持良好的形象，笑咪咪地對著大家。有護士打針，我還不忘說謝謝。

治療是痛苦的，也是煎熬的。可是不敢不治療，也不敢放棄這痛苦地煎熬，李姐也是。

她告訴我她有個小孫女，我告訴她我有个上學的兒子；她告訴我，她老父親九十了，我告訴她，我父母到現在都不知道我轉移了。為了家人，我們都得好好活下去。

2018年清明小長假過後，我到醫院進行再一次化療，早上空腹檢查後，餓得直冒金星，李姐遞給我一個雞蛋，結果剛將雞蛋吃到嘴，就聽她說：“周姐走了。”

我一下子噎住喉嚨，她忙拍我的背，遞給我水。緩過來後，我對她說：“什麼時候說不好，偏選我在吃雞蛋的時候。”

因為李姐是看著病友周姐走的，她說自己一度睡覺都會夢到她。我嚴令李姐不准再提這事，作為癌症晚期病人，學會自欺欺人是重要的一課。

很多時候，我跟李姐站在七樓的窗面向外望，看著外面藍藍的天感歎：什麼時候我們能像其他人那樣，三個月才來複查一次；什麼時候咱倆能抗戰勝利，不在醫院見了。

醫生每次開住院申請時，都會問我年紀。從第一年答42歲，2017年答43歲，到2018年我已44歲了。

化療時，遇到第一次給我打針的護士小姑娘，如今已經能一針見血。

當初給我紮了五針都沒紮上，我還鼓勵她繼續。小姑娘感慨說：“我在各科都實習回來了，你還沒出院啊。”

“我們還要付出多大的代價，才知道生命的意義。”

這句話是因乳腺癌去世的復旦女博士于娟書中的一句話。綠色的字體，在整本書的扉頁上，只佔據了小小的一行。

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時，剛剛右乳全切，如同木乃伊般躺在病床上。那時我還心存最後的僥倖，不知道命運的大轉輪已經開啟。

很多人說，生病久了，從外形上都看得出來。生病後，尊嚴和美會離人越來越遠，我想要努力維護，但已失去了能力。

病房裡，我和李姐總看起來不像病人，因為我倆都極在乎自己的形象，任何時候都將自己捫得乾乾淨淨，決不允許自己蓬頭垢面、歪歪倒倒。不管是化療掉光了頭髮，還是被病情折騰地死去活來，我倆都以最光鮮的樣子示人。

李姐每次要在醫院住上10天，不同于其他人白天晚上都穿睡衣亂走，她每天都要換新衣服，所以每次住院，她帶的最多的就是衣服。

我也曾在醫院有穿睡衣的經歷，因為剛做完手術，傷口沒癒合，無法正常穿衣。一天早上，我在刷牙，看到鏡中的自己，雖然穿著先生買的粉紅睡衣，但是臉上毫無血色。身體瘦削，腰向彎著，頭髮稀疏的貼在頭皮，如同一具骷髏。

那以後，我再也沒外穿過睡衣，每次去醫院都會精心準備換洗衣物。夏天的時候，我穿過旗袍去醫院；冬天的時候，我選穿過漢服。

我倆只得把熱情投進假髮，每次見面都互相點評，有沒有緊跟潮流，換上最流行的樣式。

為了撐起衣服，我和李姐還商量著戴義乳。李姐一邊塞著海綿，一邊說著：“我要把左邊裝多一點。”結果戴上後，她左、右兩邊乳房大小不一，惹得我哈哈大笑。

後來哪怕因為巨額的醫療費，我和李姐已無暇顧及新衣。我倆也會帶著自嘲地互相安慰：“光鮮的是人，不是衣。”我們最驕傲的就是向對方顯擺：“看看，我這衣服多少年了，沒想到又趕上了潮流。”

2018年春節過後，天氣漸漸暖了起來。再次化療時，我穿了件紅色毛衣，套著黑色背心大擺裙。因為怕冷，外面還搭了一件大衣。

到醫院後，病友都誇說漂亮。李姐看了我大呼：“你這裙子跳舞最漂亮了。”

“我年輕時跳交誼舞，穿大擺裙一轉圈特別好看。”她一邊說，一邊拉著我跳了起來。李姐右手握住我的腰，左手握著我的右手。我將左手搭在她的右肩，一不小心，捏住了她PICC管。

她痛得大叫：“你捏錯地方了！你要手放在我肩膀上。”接著又說，“我進，你退，下一步就是你進，我退。”

新病友覺得奇怪，兩個病人膏肓的女人竟然還有心情跳舞。可我倆毫不在意，她教得很認真，我學得也很認真。但因為化療，我的記憶大不如以前，常常前面學了什麼，一分鐘後全忘，急得李姐直跳腳。

結果是她前進的時候，我退錯腳。我前進的時候，她還沒退腳，我就一腳踩上去。

有時候退對了，她會說，對對，就這樣。跳兩步後，她將胳膊抬起來，讓我轉一圈，彩色的擺裙在病房裡劃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線。

CARROLLTON BANK

卡羅頓銀行 since 1877

www.carrolltonbanking.com
LENDER Equal Opportunity Lender · Member FDIC

張雅惠 亞商業務代表

Tina Hsieh · Vice President

314-655-3854

歡迎來電洽詢

傳真：314-863-5206

7911 Forsyth Blvd., Clayton, MO 63105 (corner of Central & Forsyth)

協助您處理支票帳戶、存款帳戶
商業及個人貸款等

週一至週五9am - 5pm在Clayton辦公室

可電話預約至其他辦公室

九個分行為您提供方便的服務

免費停車